

书墨画缘

# 览读苍茫 感悟铸魂

——“太行意象”画迹纵横

◆ 陈燮君 陈颖

多年来,我们流连太行,识读太行,以情通史,以画代言,深深地沉浸于太行的自然时空和人文时空,渐渐感悟到:只有把自己融入太行,才能读懂太行;艺术家自己有了风范,才能找到太行的风范,解读太行除了关注时空历变、山水地质、自然元素、风生水起,还要重视血脉贯通、人文信息、美学研读和文脉传承;艺术家在塑造太行行的同时,太行也塑造了艺术家。

绵延千里的太行山,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,呈东北—西南走向,北起拒马河谷,南至晋、豫之交黄河沿岸,倚三晋、挽云燕,覆河谷,瞰豫鲁,为天下之脊。太行峭壁巍然矗立,赤壁丹崖,绵延转圜,首尾难辨,神秘莫测。识读太行壮丽,我们慢慢聚焦以下四点:一是太行的时空历变;二是太行的山水地质;三是太行的自然元素;四是太行的文脉传承。

感谢山西博物院石金鸣院长的盛情邀请,使得我们塑造太行肖像的“太行意象——陈燮君陈颖油画展”能于8月25日至9月25日在山西博物院展览。这一展览的115幅作品从“天下之脊、灵性之水、山鸣谷应、古今时空、四季肖像、感悟人文”六个板块系统描绘了“览读苍茫、感悟铸魂”的艺术心迹,努力塑造太行壮美磅礴、贯通古今、其魂如炬、辉映千秋的文化气象。

系统地画太行,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艺术之梦。我们出身于上海,祖籍为宁波,熟悉的是江南,画得多的自然是



陈燮君油画《赤壁丹崖》

江南山水。一直有个夙愿,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绘画史上的北方山水,尤其是置身于太行等北方山水,精心观察,认真写生,深入研究,悉心创作,用中国画和油画不同绘画语言来描绘太行,以增强对北方山水的感悟,期盼在山水视觉格局、文化养成、绘画语汇、艺术张力和全域智慧上有新的艺术突破和补充完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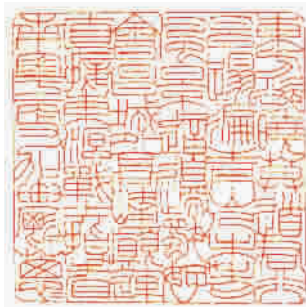
用中国笔墨、中国山水画理论来进行中国山水“太行意象”的创作,是一条有效的途径。这也是我们多年来的努力践行路径。本次展览舒展的是另一条艺术路径,即用油画语言来描绘中国山

水,演绎太行神奇。这是一个有挑战的艺术尝试。其一,画中国山水在本质上说应体现中国的山水审美理论和山水文化、山水精神;其二,选择了油画语言,理应尊重油画语言的独立性、经典性和绘画性,积极解决西方绘画语言与中国山水对象在绘画技法、山水气象、格调气质、文化精神等不同层面的对接问题;其三,时代发展到今天,似乎应该在更高的立意、更综合的文化视野上来思考和实践这一命题。这些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难度,同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,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和努力。

海上印社

## 现代多字印妙手韩登安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

韩登安篆刻毛泽东《清平乐·会昌》

流行于汉晋的殉葬印,时篆有“大富贵昌宜为侯王千秋万岁常乐未央”等祝颂祈福之辞,方寸之间印文多达十余至三十,雕镂技艺之精细,令人击节。晚明以降,文人篆刻诗文闲句多字印蔚然成风,甚至出现了像乾隆间钱塘印人周芬将王勃名篇《滕王阁序》七百七十余字,一字不漏地刻在十公分见方的巨制宏构,多字印已被推到了动心动目的地步。至近代王福庵,也是一位备受推崇的铁线篆多字印圣手,他的忠实追随者韩登安,受建国后文艺创作导向的影响,怀着对革命领袖无比崇敬的心情,将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三十七篇诗词全文,一丝不苟地逐印篆刻,成为当时印坛中最富时代气息的艺术珍品之一。

韩登安(1905—1976),原名竞,字仲铮,别署容膝楼。浙江萧山人,生于杭州。早年为铁铸厂学徒,嗜好书法篆刻,从书画家周承德游。及长供职于浙江省议会等政府部门,公暇潜心艺事。1931年赴沪拜谒王福庵,请益印学及古文字学。因福老尊翁与韩氏伯父为同榜世交辈分缘故,谨守古礼、怀真抱朴的王福庵谢却韩登安入门之请,而韩登安始终敬重福老为师,前贤古风可感。

日后韩登安专攻铁线篆印等工稳一路,且渐趋精深,也步入了其篆刻创作的优质与高产期。1933年西泠印社举办三十周年社庆活动,经福老等推荐,韩登安有幸加入印社,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社员。杭州文艺名流云集,均喜韩氏之印,如余绍宋、邵裴子、孙智敏、马叙伦、高野侯、陈伯衡等,获其手刻累累。1947年秋,西泠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活动,韩登安继叶铭后为总干事,理董内务。建国初积极参与恢复、发展西泠印社的事项,出任印社筹备委员会秘书,并驻守孤山多年,操持社务,独任其劳,担当起印社守护者的角色,也见证了印社的兴衰更迭。

韩登安一生勤勉,手不停挥,艺术创作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。书法以篆隶见长,尤善玉箸篆,用笔严谨刚健,线条圆润流畅,气韵典雅静穆,深得“二李”及王福庵精髓。治印约有两万方,初学浙派,兼习吴熙载、吴昌硕,并探源先秦古玺、两汉官私印,后服膺于王福庵“浙新派”印风。即使在战火纷飞的离乱之际,韩登安随省政府避兵南迁永康方岩,仍萦心西泠,费尽十余年心血,以西泠社址中亭馆楼窗、摩崖题铭等自然与人文景观为内容,精心刻成组印《西泠印社胜迹留痕》五十一钮,并在边款中详载每处胜景史迹的地理与史实渊源,成为一部熔篆刻艺术与西泠史料为一体的珍贵谱录。

韩登安长期、海量的创作积淀,使他成为继福老之后,承前启后的浙派兼工整派印风代表人物。创作于1962年春至1963年夏日的《毛主席诗词刻石》印谱,更是现代印坛多字印中举世无双的巅峰之作。其中像《沁园春·雪》铁线篆朱文印,印文多达一百一十四字,经韩登安精心布局,线条细劲,篆法谨严,尽显福老穿插舒展、疏密自然之秘,令人拍案叫绝。除此之外,该谱中还有参考金文、帛书、汉隶、行书、魏碑等书体及吴熙载、徐三庚、邓散木等多种印式,不论朱白,字字停匀,无一懈笔,体现出他在借鉴、糅合历代古文字与印章形式上的深厚修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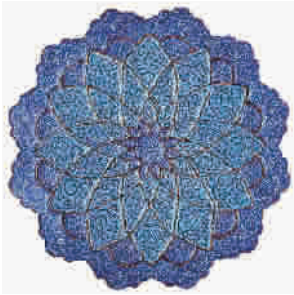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笔者以为篆刻创作之境地有两类之“好”,若韩登安登福老之室,神迹合一,其妙无以复加,是一类好;若史上推陈出新之巨匠丁敬、邓石如、赵之谦、吴昌硕,有古更有我,生面别开,更是一类不可企及之好,攻艺者是不可不知的。

## 波斯珍宝放异彩

匠心独具

◆ 夏龙

波斯画珐琅



近日,一场别开生面的伊朗手工艺艺术荟展,在位于南京东路558号8楼的新世界珍宝馆内盛大开展。来宾们欣赏到多个品类的伊朗手工艺珍品。它们以华美的姿态,将珍宝馆内点缀得光彩熠熠。

中国和伊朗的交往由来已久,早在公元前120年,中伊之间就有商业贸

易、文化艺术与政治往来。这种深远的中伊文化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,一直延续至今。今天,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引导下,新世界现代珍藏品中心和兄弟传奇国际贸易(北京)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本期“从波斯到中国——伊朗手工艺艺术荟展”,旨在发展和促进中伊文化艺术交流,将两国传统优秀的手工艺品发扬光大。这些来自伊朗的波斯珍宝独具特色,充满了浓郁的异国情调,相信定会为广大的艺术品爱好者所喜爱!

伊朗手工艺品类丰富,从几千年前的传统工艺到现在的流行艺术,都能在伊朗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中找

到。昔日的伊朗是全球最活跃的艺术品市场之一,当代伊朗手工艺品类超过380种。波斯工艺品,一直以来,以精致的做工、上乘的品质、持久的保存力而著称。

本期展览,新世界珍宝馆首次将波斯艺术珍品引进申城。其中包括驰名中外的波斯地毯、以独特工艺而著称的画珐琅、色彩瑰丽的蓝松石、精心雕琢的篆刻工艺、精工细作的棉布印花工艺、别具一格的伊朗镂空银器等。它们以多彩的姿态诠释出波斯艺术的当代发展形态。相信,它的举办必能在这个夏日为申城带来一阵波西米亚风!

## 李天彪的“精神家园”

◆ 管继平

文化艺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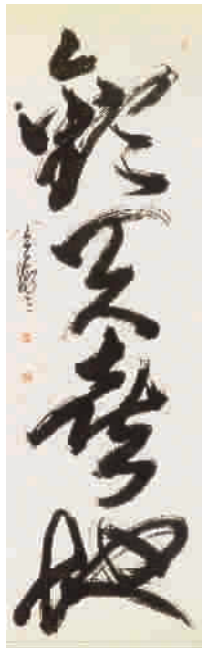
三四十年的海上书坛,大师俱在,名家荟萃。即使年轻一辈也是风生水起,声名四播。在这批年轻人中,就有一位李天彪先生。自1973年入选了“上海市书法展”后,天彪先生在沪上也算是小有名气,1979年4月,他与林仲兴、陆康、徐云叔、黄世钊、陈炳昶等几位书法篆刻家,自发举办了一场名为“艺林春草”书法展,在上海引起不小的轰动,其时,书画界的大咖如刘海粟、谢稚柳、朱屺瞻等也前来专程捧场,或题词祝贺,或撰文褒扬,多少年来一直被书坛传为佳话……

光阴倏忽,转眼这一批当年的书道骄子,如今大多已越过了古稀之年,年岁稍长的天彪先生,也将近八旬矣!桃李无言,下自成蹊。虽说天彪先生从事书法四十多年,参加大大小小的展览无以计数也,但他最大的愿望,却是能出一本个人的作品集和举办一次个人书法展。这个愿望近日也即将实施,不日,“李天彪书法作品展”将在上海图书馆举行,当我捧读刚刚印出的《李天彪书法集》时,一位前辈书家寄情笔墨,对书艺的不懈追求,顿时展现于眼前,他的那份纯粹,他的那种陶

醉,给我有很大的启示。

天彪先生的书法,初得任政、胡问遂、来楚生等名家亲炙,四体俱能,尤擅楷书与行草。他早年临唐碑、学北魏,尽得秀逸雄健之风;写行草书,偏爱二王和颠张醉素,盘旋翻转,如惊蛇之入草,并参以金文之浑朴凝练,使自己的书风灵动而有古拙,洒脱淋漓又不乏峻拔奇崛之势。许多人也许不知,天彪先生近年来的书作,无论楷书还是草书,其实皆是他左手所书。因为十年前他右手因患书写性颤抖症,几经求医恢复无望,于是他知难而上,立志以左手执笔,重攀书法之险峰。我欣赏其左手挥毫时,全无障碍,所作也并无歇势,一如当年同样的洒脱和灵动。我想,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若无早年独到的功夫,若无今天依然保持的执着,要想到达如此化境也是很难想象的。

不过就我后学的感觉,天彪先生又是一位非常谦逊低调的书家。尽管他出道很早,资格很老,但他却常说书法好比是自己的“精神家园”,或许穷其一生,也未必达到境界,但对书艺的追求则是永无止境的。



李天彪书法《欢天喜地》